

现代惊险反罪恶小说



(香港)馬雲著

裸眼奇案



裸照奇案

【香港】马 云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裸 照 奇 案

[香港] 马 云 著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批发部发行

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0 字数206,800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5039—0334—1 / I · 195

印数1—50,000册 定价3.20元

目 录

- (一) 同党被捕 私梟欲逃 (1)
- (二) 艳照风波 勒索疑云 (43)
- (三) 神秘女佣 危机四伏 (83)
- (四) 罪恶昭揭 奸雄火并 (125)
- (五) 谋杀方式 令人胆寒 (155)
- (六) 全能杀手 博士头衔 (197)
- (七) 恐怖学府 傀儡院长 (237)
- (八) 罪魁祸首 反面成仇 (267)

第一章

同党被捕 私梟欲逃

农历新年在中国人心中是一个最大的节日。其实，不但是中国人，许多亚洲人也是这样，习惯了隆重的去欢度农历新年。因此，年初一之前，人们忙忙碌碌的筹备一番；年初一之后，又忙着拖男带女的去向亲友拜年。

本来这种习俗是值得保留的，任何事情总应有个阶段。而农历新年就是人生历程中的一个小阶段，让人们来一个小总结，好好地检讨一下过去一年中的成败，再筹划未来一年的大计。可是，人们往往疏忽了这一点，而把焦点放在一般假日的欢乐里；成年人赌得昏天黑地的，孩子们穿着新衣随处跑，吃得肚皮胀鼓鼓的，到头来还是难为了父母的腰包。

在半山区的一家姓余的人家里，情形却有点反常，那是由于做主人的余不倦，不知有些什么心事，老是闷闷不乐的，家庭中的欢乐气氛也就因此而褪了色。

只有他的几个儿女却不知天高地厚的，躲在一旁玩“碟仙游戏”。

这是一种民间流行的占卜术，三数知己把一个小瓷碟覆在一张预先写满字句的圆形纸图上，每人以右手中指触着碟底边缘，燃烧着冥镪，参加的人便开始虔诚地提出问题。

说也奇怪，当问题提出之后，碟子便有如活轮一般，在圆形的纸图上团团而转，直至转到一个适当的答案底下便停留下来。

碟子旁边预先用墨笔划上了一些记号，如黑线黑点之类，因此正确的答案亦以记号所指的字句为准。

当然这是十分迷信的事，但是，能够在民间流传数千年的东西，自有它的迷人处，撇开迷信不谈，也有人认为这是人体内蕴藏的电流作怪；参加游戏者数人的电流促使那只小瓷碟能够在纸图上滑行。至于记号所指的字句，可能是参加者某一个人的潜在意识作祟，所以碟子滑行至某一适当字句时，便让它停止下来。

不过，这仍然只是表面上的推测而已，碟仙是否存在，正如鬼神的传说，连科学家亦不敢证实一样。

余不倦无意中发现了孩子们的玩意，他灵机一动，回头跑到房间里去。

他的妻子还没有起床。他跑到床缘问到：“玉贞，你前几天不是说过，有个印度人占卜术十分灵验么？”

他的妻子王玉贞本来就醒了，只是富家的太太没有事情可做，总是习惯了躺在温暖的被窝里。她忽然听到丈夫有此一问，倒也奇怪起来。

她反问道：“怎么啦？你也想找那个阿差问卜么？”

“阿差”是广东人给印度人的称呼。

余不倦点了点头。余太太怔了一怔！但她想想之后又笑道：“本来也应该的，一个人在这正月里，最好先问一下休咎，然后定去留。”

“告诉我吧！他叫什么名字？在什么地方挂牌替人占

卜？”余不倦急不及待地问。

“他叫柯利星，占卜的办事处设在他的住家里，我有他的咭片。”余太太往衣柜那边一指，“请你替我把衣柜的蛇皮手袋拿来。”

余不倦把衣柜拉开，取出了一个蛇皮手袋，交到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的余太太手中。

余太太打开手袋，把一张打了摺的大咭片取了出来，交到丈夫的手上。余不倦打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印了三种文字：中文和英文之外，便是印度文。难怪它比起一般咭片大了许多。

余不倦把咭片纳入袋里，就要更衣外出。余太太知道丈夫一向不迷信，现在也不能不惊奇起来。她问道：“你真的要去找柯利星？”

“是的，除了听你说过之外，我也听许多朋友说过，这个阿差用水晶球问休咎十分灵验！”

“要不要我跟你一齐去？”

“用不着啦，这几天你搓麻将捱更抵夜，还是多躺一会儿吧！”

“不倦，你一向不信这些玄妙的玩意，怎么现在忽然也相信起来了？”

“也许是年纪关系吧。一个人到了中年，他的人生旅程上多少受到一点儿挫折，因此往往就把一切归诸命运的安排。”

“嗯！”余太太自床上坐直了身子，“不倦，你不是受了什么挫折吧？”

“不，不！我只不过这样譬如一下而已，並不是受到了

什么挫折。”

余不倦终于穿好了衣服，离家外出。

余太太再也没有睡意，她觉得丈夫有些反常；但是，她却又看不出丈夫在事业上有过一些什么挫折，只是余不倦的神态令她引起疑心而已。

事实上，余不倦一家数口生活得十分愉快，他们过的是中上人家的生活，住的是花园洋房，出入也有汽车代步，男女仆人俱全，此时此地，这正是许多人所梦寐以求的富人生活方式。

可是，身为一家之主的余不倦，这几天以来，他显得並不开心；即使是欢笑，也只是强颜欢笑而已。

余太太並不是不关心自己的丈夫，只是应酬太多，也太忙了，难免疏忽了她丈夫那异样的神态。如今想起了事情有点不对，倒有点忐忑不安。

且说余不倦依址找到了柯利星，第一个印象便是这个印度籍预言的排场十分讲究。单是那个会客室便阔达百数尺，至于供他占卜用的房间，也有百多二百尺。

当余不倦去到那里的时候，会客室里挤上了好一些慕名而来的人。余不倦即使更焦急，也无法获得接见，必须耐心等待。

余不倦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来，一位十分迷人的女郎走过来替他编号。她笑口盈盈地很客气的说：“对不起，今天客人特别多，要你多等一会儿。”

“不要紧！”余不倦也微笑着说，“不过，可不知要等多久呢？”

“不会太久吧，大约还有十个八个人客，便轮到你了。”

假如你有事，四十分钟之后回来，大概也差不多了。”

“好吧！那我就四十分钟之后再回来。”

余不倦看看腕表之后便走了。

柯利星的灵验程度准确到什么地步，余不倦还未知道，但看这排场和人挤的情形，相信柯利星的水晶球占卜术一定十分准确。

余不倦不想在那儿久留，是怕在座的人认出他的庐山真面目。

他走到街上，找一间餐室呆坐一会儿，又到街上蹓跹，直至四十分钟之后，才回到柯利星的办事处去。这时候，人客还是那么多，只是刚才那一批逐渐走了，又来了一批新的。

那位迷人的女郎走过来对他说：“下一个便轮到阁下了。”

约莫数分钟之后，有人由房间里出来，女郎示意余不倦入内。

余不倦推门而入，只见一个年约半百的印度人，头缠白巾，坐在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，他的面前放了一座有如“地球仪”一般的水晶球，看过去差不多有足球那么大，闪晶晶的，非常夺目。

桌上的最前方，是一座古铜香炉，一炷西藏檀香正在燃着！

在办公桌推前数尺的墙壁之上，供奉了一些不知名的佛像，像脚下是一张高达四尺的仙枝香案，案上有长明灯及檀香炉，那些燃点着的檀木正升起袅袅轻烟。

余不倦当初也看得不大明白，何故香案之上有了燃着的

檀木，而在柯利星的办公桌上，又有一个香炉呢？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印度人是为了方便他自己起见，把原本置于香案上的一个古铜香炉，移到办公桌上来。那么，他供上檀香时，便不必离座跑到香案之前去。

余不倦坐到办公桌左旁的一张椅子上去，情形倒有点像病人去见医生一样。

余不倦正耽心自己不懂得讲印度话，柯利星已用本地话问他：“先生，你想问一点什么？”

“我想知道一下今年的运道如何？”余不倦想了想，又说：“还有事业的成败等等，可以一并问吗？”

印度人柯利星用半生硬的本地话问：“你的意思是要知道过去还是未来？”

“嗯……”余不倦一下子竟答不下去。

“我这里的规矩是：广泛地长谈，半小时收费六百元，一小时收费一千元；但规定不能超过一小时。因为我有许多人客要等候呢。如果单问一件事，一百元，两件事收二百元，余此类推。”

“那么，我选择半小时六百元的一种吧！”

“好极了。”柯利星从办公桌的一角，拿起一枝西藏檀香，燃着了，插进香炉中去。

余不倦瞧见他口中念念有词，却又听不清楚他说一些什么。但看他合十闭目，倒也虔诚得很。

只见他片刻之后，睁开了眼睛，把一副老花眼镜戴起，转而面对余不倦说道：“我在未正式为阁下占卜之前，得先声明一句，我为你虔诚占卜，你也得忠诚待我；等会儿我所讲的，全是本人在水晶球中所见到的，决非向壁虚构，说了

出来，首先希望你不要见怪。至于灵验与否，阁下自然会心知肚明。”

余不倦点点头，表示他没有异议。

于是，柯利星双目开始凝视着那一座水晶球，双手却合十放在胸前。事实上，余不倦也瞪住那座水晶球，只是他什么也看不见。

柯利星喃喃地说道：“照看阁下是一位商人，只是不大正当……”

余不倦心里一凛，把视线的集中点由水晶球移到柯利星的面孔上，但见柯利星的表情呆木，全神贯注视着那座水晶球。

他不好意思打断柯利星的话柄，让他继续讲下去！

柯利星又说：“我的意思是：阁下除了经营正当商业之外，还暗中干一些走私生意，这是过去的事。大致上说来，阁下的财富，大部份是如此这般得来的，因而家肥屋润，生活总也不错。”

余不倦惊奇之余，看见他停顿下来，乘机问道：“既然你说这是过去的事，以后的又如何？”

“以后你将遭遇到一困难，但这是小挫折而已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。这是根据水晶球所显示出来的玄机而言。说错了，切勿见怪！”

余不倦道：“那么，所谓小挫折，会不会令我身败名裂？”

“不会的，不会有高风险。假如你能善于应变的话，必然会化险为夷。”

“请恕我唐突，我觉得这样说法，有点模棱两可。”

“不会的吧！所谓善于应变，是要阁下利用冷静的头脑，去处理目前的逆境。”

余不倦怔了一怔，暗念这家伙好厉害！人家占卜有用八卦盘、铜钱龟壳或者纸牌，他却只是直瞪瞪的盯住水晶球，便口若悬河的，直说下去。而且，提到“目前的逆境”这句话，不能不令他大感惊奇！

如果水晶球中果然显示出一切，这水晶球岂不是有如“照妖镜”一样？还好他不是警务人员！余不倦想到了这里，不禁又打了一个冷颤！

柯利星瞧也不瞧他一眼，继续说道：“阁下事业心很重，不管是否合法，今年仍应采守势，继续做下去，一切可以照旧，但须更小心，更审慎。因为今年是最危险的一年，只要过了今年，阁下以后便可以一帆风顺。”

余不倦问道：“请问大师，有没有什么趋吉避凶的善法？”

“中国俗语有道：破财挡灾，万一阁下真的遭到什么困难的话，只要谨记此话，当可逢凶化吉的。”

“不瞒大师，目前鄙人正遭遇到一宗头痛的事，不知可以安渡危关否？”

“照水晶球显示，大问题不会有，小问题要靠阁下你自己冷静解决？”

“可以指点迷津？”

“刚才我说过了，此时此地，人们都在名利场上竞逐，财可通神，阁下只渗透此一玄机，自然会无往而不利。”柯利星说。

余不倦花了六百元，本来他还可以问及一些家宅与其他

问题，但是，他此来只是希望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安慰，以及思想上的启示，根本他本人就不迷信。故此，他并没有问下去，再谈也只限于他的“事业”方面而已。还没有足够三十分钟的时限，余不倦却已经放下六百元，便匆匆离开了柯利星的占卜房。

这时候，会客大厅里等候的人越来越多，余不倦正要穿过一系列的大小沙发，突然有人叫住他。他本来就有点心神不属，给人这么一叫，当堂呆了一呆。

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他在“飞镖俱乐部”认识的朋友吕伟良。

“余先生，怎么你也相信这回事么？”吕伟良自一张沙发上站了起来，拄杖走过来！

“噢！是的，新春里，许多人都是喜欢问卜，我也凑凑热闹。”余不倦忙着装上了笑脸！

吕伟良笑着问道：“灵验吗？”

“怎么知道呢？我只会问问今年的流年。”

“我不懂得占卜，但我却懂得看气色，你的气色不错，今年的流年应该好下去的吧！”

“哈哈……你真会开玩笑！”

余不倦打着哈哈，拍拍吕伟良的肩膀，然后离去了。

吕伟良回到沙发上，他的徒弟阿生就忍不住问道：“他是谁？”

“我们的新对象。”吕伟良顺口答了，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。

他们师徒二人所坐的一排沙发，位于一角，而且只有他们两个人，因此他们的谈话并未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但是阿生

听了吕伟良的答话，反而左右张望，耽心给人听到了似的。

吕伟良又说：“他叫余不倦，一个出色的私枭，但看来这回可能遇到困难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要不是有困难，像他这种人，怎么会跑到这儿来？”

“看来你比柯利星更能知道过去未来，”阿生忍不住笑了。

“有人说：捞偏门的人大部分迷信，所以拜神鬼之外，还信占卜。但据我了解，余不倦则不大迷信，故此这一回我推测他有了一些阻滞才会跑到这儿来。”

阿生又问：“你说他是我们的新对象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

“坦白说，我想光顾他。”

“怎么你忽然有这种兴趣？”

吕伟良笑道：“人们都以为铁拐侠盗收山了，其实，我并未收山，只是选择得较为严格。”

“有了计划么？”

“初步而已。”

“为什么要选择他？”

“他走私黄金，欺骗政府，我们打他的主意，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对。是不？”

“对了。”

师徒二人在谈话时，人们却一个进一个出的，出入于柯利星的占卜房与会客大厅之间。

阿生又道：“师父，你怎么也迷信起来了？”

“一个人到了这年纪，渐渐会相信命运的，我听人家说

过，这印度人很灵验。”

“问休咎么？”

“是的，问问前程。”

“其实，你应该问问姻缘。”阿生笑道：“师父，你已三十几岁了，还未找到师母，我也替你焦急！”

“小鬼，！看我这副样儿，有谁个女人，会喜欢我？”

“那又未必，四肢齐全的人，心理未必健全。许多女人喜欢你，只是你未必喜欢她们。”

“我不会担心妻子问题，有了一个家，心理影响太大了，还是这样好。”吕伟良轻轻叹息道：“万一有什么危险，岂不是害人害己么？像我们这种生活，危险却是无可避免的。”

“但是，我总觉得有个师母，你的生活会正常一些。”阿生说。

“我绝对相信姻缘是注定的，既然无法强求，不如不去想它；我早已经立定了主意，多做一些有意思的事，好过去兴家室之念！”

“那么，等会儿你会不会问问柯利星，我们的行动是否会成功？”

“不！我此行只是试验一下。”

“试验什么？”

“试验预言是否准确。”吕伟良说：“我发觉预言家或占卜家能知过去的，不算奇，因为他们可以凭目光去推断，以及从对答中旁敲侧击，而加以推测，于是往往令当事者不知不觉中认为他灵验，其实，那不过是当事人自己愚笨，给对方在无意间提供了不少资料。但是，预言就不同了；据说，占卜家凭卦象而知未来的事，也有人凭观察天象而知未来的吉

凶等等。我对这方面玄妙的事物，似乎渐感兴趣，所以，今天我也来凑凑热闹。”

“好吧！那我在这里等你，让你自己进去；我就不愿听那阿差胡说八道。”

不久，轮到吕伟良了。

他走进那间占卜房，就发觉那个印度人柯利星神色非常古怪；他一边招呼吕伟良在那张椅子上坐下来，一边说道：

“阁下可是大名鼎鼎的‘铁拐侠盗’吕伟良先生？”

吕伟良一怔，道：“怎么你会认识在下？”

柯利星呵呵道：“这又有什么稀奇？本市许多人也认识你；我在这里不少日子了，当然认识好一些名人。”

“那你太过奖了，我并非什么名人！只是一名跛子。”

吕伟良又笑道：“既然你认识了在下的底子，那我此行岂非白费工夫？”

“我这个人十分坦白，正是‘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’，决非一般江湖术士可比。我认识你是谁，本来可以不作声，然后等一会儿表现一番，伪称能知过去未来，但那是骗人的假功夫。我的水晶球测玄机，是真功夫。所以，如果万一得罪了你，切莫见怪！”

吕伟良觉得这印度人的本地话讲得固然好极，就是待人态度，看来也并非一般江湖术士可比，他就是喜欢这种坦白的人。

柯利星又说：“阁下在江湖上向来是个硬汉，怎么忽然也迷信起来了？”

吕伟良笑道：“人到中年万事忧，也许我已到中年了吧？”

“不！你还年青呢！”柯利星道：“不过，话也得说回来，我总觉得这不算是迷信，是一门科学艺术，”

“好了，我知道你的时间十分宝贵，所以我不想阻你太多时间，现在就请你预测一下我的未来的命运吧！”

“你何必焦急呢？我的顾客，永远都是那么多的，他们替我义务宣传。至于阁下我是不收费用的。”

吕伟良知道柯利星收费奇贵，现在竟然说不收费，他反而感到奇怪起来了。

他正待说话，柯利星却抢先说了：“我们同是江湖中人，我的目的十分简单，不过想多结交一位朋友，所以，那区区之数，阁下大可省回。”

吕伟良想了想，笑道：“好吧！既然是没有代价的，那就请你赠我几句！”

柯利星燃上了一柱香，口中喃喃自语，但吕伟良不知道他说些什么，好象是印度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只见他合十膜拜一遍之后，双目凝视着水晶球片刻，说道：“吕先生，阁下今年流年不利，可能会惹官非，甚至会有生命危险。我不是危言耸听，只是水晶球内显示出一些怪现象。”

“什么怪现象？”吕伟良差一点儿给他吓倒，但看他那副神态，却又不能不相信。即使明知是迹近迷信！

柯利星道：“水晶球内出现了一名刽子手，手持利斧，斧上有血，十分可怖，这表示官非与命案。当然，这是不祥的预兆！”

吕伟良的真正兴趣本来就是那个水晶球，现在听柯利星这么说，忍不住问道：“水晶球内，真的可以看见这东西么？”